



巨人的足迹

· 鲁迅前期作品论 ·

闵抗生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鲁迅不仅是文学现象，更是全文化现象。即是说，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全包容在鲁迅的书里。本书著作的主要部分便是从鲁迅的早期作品中寻绎其走过来的脚步，他的身影，他的选择和扬弃，他的爱与愤怒。诚然，这些只是片段的，甚至感受重于论证的探索，但都能导入进一步接近鲁迅。

● 寻绎鲁迅的足迹 领略巨人的风采

ISBN 7-227-02564-0



9 787227 025641 >

ISBN 7-227-02564-0/I·652

定价：25.00 元



巨人的足迹

鲁迅前期作品论

闵抗生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人的足迹:鲁迅前期作品论/闵抗生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4

ISBN 7-227-02564-0

I.巨… II.闵… III.鲁迅著作-著作研究-文集
IV.1210.9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0445 号

巨人的足迹——鲁迅前期作品论 闵抗生 著

责任编辑 哈若蕙
封面设计 李铁良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上海西路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com
电子信箱 nrs@public.yc.nx.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宁夏施尔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50 册
书 号 ISBN7-227-02564-0/I·652
定 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何满子

鲁迅不仅是文学现象,更其是全文化现象。即是说,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历史的和现实的,全包容在鲁迅的书里。这就使,哪怕从文学的角度解读鲁迅作品的任一文本,也都必须以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全景观作参照;即使在叙述中不指陈这种视野,胸中也得怀有它。否则,阐释往往不得要领,更不会令人欣然有惬意贵当之感。阅读研究鲁迅的议论也必须以同样的视野来审察,才能辨识其是非深浅。当然,这是指对待严肃认真的研究;至于有意的曲解、攻讦和无知妄人的胡说,则是另一回事。同这类东西争论,也常常不属于文学评论而是文化批判;有些如小儿强作解人的妄谈则更无理可喻,有些恶劣到如挥粪帚者则连给口唾沫也嫌浪费了。

因此,研究鲁迅,也正是研究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现实的和历史的。虽系从文学角度切入,也绝不只是审美思维的活动,甚至主要不是美学探索,泛义地说,首先是人生探索。鄙见还认为可

以称之为人生质辩。这因为，鲁迅的每一作品都带有浓液似的目的性，指向中国的命运，从早期的小说到晚期的杂文，体性虽殊，却都是在向现状、向历史作严厉的质辩，质辩得对象无可奈何地将一切秘密交底。于是，中国社会的老新病灶一一呈现，就看你是怎么下手疗治还是讳疾忌医了。伟大的质辩者鲁迅的了不得之处，在于他审察事物的透彻，在于他从现实和历史的察辨中形成的预见之令人叹服。可举他对前期作品《阿 Q 正传》被质疑时的答复为例。

质疑者是郑振铎。郑氏当然是认真的研究者，他在 1926 年 11 月 21 日的《文学周报》上，署名西谛作《“呐喊”》一文提出：

像阿 Q 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终于受到那样大团圆的结局，似乎连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写作时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似乎是两个。

鲁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 Q 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 Q 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 Q 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

……(《阿Q正传》的成因)。文中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说得是多么正确,预见是多么卓绝啊!中国的以小农经济为压倒性存在的社会性质,中国的制度性的和文化结构的历史传统,决定了阿Q式的农村浮浪汉及其代表必将成为革命的重要角色。阿Q如不“大团圆”,以其“朴素的阶级感情”必将在革命动乱中占有位置。卑微状态的阿Q的那些原始欲望也必将在革命中扩大和升腾。阿Q出了未庄也一定会眼界大开,福至心灵,难以限量。飞黄腾达了的阿Q自然会伊乎其然,带有神圣的光轮……正如鲁迅后期一篇小说式的杂文《阿金》中的女主角一样,在洋场混迹时,只是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一旦发迹变泰,“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鲁迅的预见不是一一兑现了么?

“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史沫特莱)的这种令人惊叹的睿智,那俯察一切隐微的卓见,那根植于人格力量的厚重的艺术力,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一切都必然是战斗生涯中一步一脚印地不断追求和思索,吸纳和排拒,深化和提纯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异的风采蕴藏在鲁迅的前后作品中,等待研究者去发掘和显豁。这应是诚实的鲁迅研究者的一桩很有意义的课题,也是很吃力的任务。

闵抗生的这本著作的主要部分,便是从鲁迅的早期作品寻绎他走过来的脚步,他的身影,他的选择和扬弃,他的爱和愤怒。诚

然,这些只是片段的甚至是感受重于论证的探索,但都能导入进一步接近鲁迅。作者的态度是诚实的;而且如上文所说,是怀着以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的参照视野走向鲁迅的。书中的最后部分也涉及对曲解和妄议鲁迅现象的评鹭,同样可觐见作者研究鲁迅的诚恳的敬业态度。令人不胜感叹的是,他所评鹭的这类曲解和无知妄议,当今还不少见,市场行情还颇行俏,妄人们还为此而自鸣得意,自炫高明,从而愈益恣肆,正应验了“无知者无畏”的话头。但这种荒诞现象岂不也正衬现出本书作者的虔敬态度之可贵么?

2003年3月,上海

自序

本书是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已出的两本《野草》研究专著之外的鲁迅研究论文的结集。

本书虽然不是专著，却也大体反映了我这些年来鲁迅研究的轨迹。即：通过阅读所获得的人生体验，寻绎巨人鲁迅的踪迹与身影，走近鲁迅，对他前期（我指的是定居上海以前的时期）作品的某些难点（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野草》）和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如《怀旧》和六首新诗）作出了我自己探索性的解释。

书中论述，多出自阅读时的体验。如我在《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代自序》所云，“直到鲁迅形象在我心中活了起来，自己感到达到或近于达到‘他人有心，余忖度之’的境地，才下笔。”论证所用论据，主要出自鲁迅本人著作，希望通过诚实的体验与探索，审实辨疑，抉微显隐，写出一个接近真实的鲁迅。

《鲁迅日记》、《阿Q正传》及《野草》是本书所论的重点。对它

们的研究,不仅是为了解开作品本身的一些疑团,更重要的是通过解开这些疑团,对“呐喊”和“彷徨”时期的鲁迅作出新的解读。

论《狂人日记》的几篇论文贯穿了一个基本观点:即将“狂人”与鲁迅区别开来,指出鲁迅创造“狂人”这个失败的启蒙者的形象,是在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时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以此为“五四”新文学的肇始,沿着这条路“一发而不可收”。将鲁迅与“狂人”相区别,并揭示鲁迅在“狂人”这个形象中所寄寓的深刻的批判,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在“《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时,鲁迅却仍坚持独战,进入了以“韧战”为特征的“彷徨”期,而“狂人”则早就病愈“候补”,重归于旧垒。“狂人”的“候补”仿佛是在他之后的“五四”分化的一次预演。鲁迅对这一历史真实的揭示表明,“呐喊”时期的鲁迅不仅是一个勇猛的战斗,更是一个就思想的深刻性而言,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启蒙前辈的深刻的思想家。

论《野草》的几篇论文通过对“独战”的考察,对“彷徨”时期的鲁迅——从面也对作于“彷徨”时期的《野草》本身——作了新的解读。

“彷徨”时期是鲁迅的“独战”时期。这时他经历了比“呐喊”时期更为酷烈的战斗。《华盖集》及其续编是这时期战斗的实录,《野草》是这时期战斗及心境的艺术概括。在酷烈的战斗中,他创造和坚持了“韧战”,并把它提高到艺术的境界,使之成为实战的战术与思想史上的一笔宝贵的财富。“韧战”锻炼了他的战斗意志与能

力,也提高了他的战斗艺术。因而战斗虽然艰苦惨烈,他却总能破阵取胜,一面坚持独战,一面发现与扶持新的生力军,并逐渐从“独战”走出,在革命低潮时期听见了隆隆的地火运行的声音,他“大笑”而且“歌唱”着投入到“地火”中去,比之“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呐喊·自序》)的“呐喊”更为坚决而勇猛。正是“彷徨”时期的“韧战”,使他成为独立支撑的大树,使他在晚年即便背后不时有“战友”不明事理而射出的“暗箭”,他仍能侧着身子独挡一面,打退敌人的轮番进攻,守住阵地,保护了战友。鲁迅“彷徨”时期走过的道路和他的战绩,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彷徨”时期的他比之“呐喊”时期,不是消沉了、后退了,而是更坚实地前进了。他晚年许多思想与品质,都发端于或成熟于“彷徨”时期。作为战士的鲁迅,“彷徨”时期的锤炼于他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个坚实前进的战斗时期用“彷徨”来命名,至少是不准确的。根据个人的理解,我在本书中对所谓的“彷徨”时期及这一时期的鲁迅,作了新的解读。

对鲁迅的许多作品和思想,都存在“误读”的问题,这种“误读”尤以“国民性”问题为甚,《对鲁迅的误读与妄评》是我专就因对“国民性”误读而引发的妄评的批评,同时也是我对阿Q及其相关的“精神胜利法”的一种解读,这种解读不是我的首创,其所自来已在文中有所交代,兹不赘述。

本书所收论文多数是发表过的。书中《狂人日记》的系列论文的一些主要观点在《〈狂人日记〉中尼采的声音》及《荒谬与疯狂》中

已经提出,或由该二文所引发。因此,虽然这两篇文章曾收入拙著《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一书,本书仍将它们再次收入。其它文章长短不一,体式有殊,写作时间也有早有迟,内容不免会有重复,写得较早的文章,在文字上难免打上那个时期的烙印,而现在结集成书,是给今天的读者看的,对重复的内容我作了些删削,文字上作了些修改,但文章的基本内容、具体论点却未敢擅动,这是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也是必需遵守的文德。为对读者负责,我对已发表过的论文都注明了发表的刊物及期数,以备查考,也表示自己不愿赖账之意。

写于 2003 年 3 月 7 日凌晨。3 月 22 日改。

目 录

序	何满子	1
自序		1
《狂人日记》中尼采的声音		1
荒谬与疯狂		
——《狂人日记》中尼采的声音之二		18
对蛮性群体的理性研究与启蒙		31
在小说创作中研究国民性之始		45
“狂人”与“真的人”		61
历史断裂点上的新文学		74
阿 Q 和他的地狱		
——兼为阿 Q 一辩		86
“假洋鬼子”论		
——未庄乡绅阶级中的一个“醒目”人物		93
说不完的阿 Q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阿 Q 正传》 研究述略		105
《阿 Q 正传》研究的一次重大突破		
——重读耿庸著《〈阿 Q 正传〉研究》		123
绝境中的灵魂		131

目录

破“入于心”论	
——《野草》基本精神探索	145
和大学生谈《野草》	160
一个没有出场的“主角”	
——读鲁迅文言小说《怀旧》	167
鲁迅 1918 年五首新诗解	173
饱蘸“诗美”的《他》	189
“无物之物”	
——鲁迅独创的系列艺术形象之一 ...	193
“独战的战士”	
——鲁迅独创的系列艺术形象之二 ...	208
试论鲁迅思想与日本文化	221
论鲁迅对国民性的研究	
——兼论宏扬鲁迅传统	236
重读《星花旧影》	
——悼徐梵澄先生	253
对鲁迅的误读与妄评	
——评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 ...	265
大言欺世与自欺欺人	271
后记	278

《狂人日记》中尼采的声音

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

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介绍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 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

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①

文内所引苏鲁支(Zarathustra 又译“查拉斯图拉”)的话。出于尼采的代表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又译《苏鲁支语录》^②)的序言。其中“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的意思，1881年易卜生在《群鬼》里就已经说了。阿尔文夫人说：

我几乎觉得咱们都是鬼。……不但咱们从祖宗手里承受下来的东西在咱们身上又出现，并且各式各样陈旧腐朽的思想和信仰也在咱们心里作怪。……我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好像看见字的夹缝儿里有鬼乱爬。世界上一定到处都是鬼，就像河里的沙粒儿那么多。^③

这里说的“鬼”，周作人解释说：“俗称当云遗传神君”^④。

这“遗传神君”虽然“世界上到处都有”但越是古老的民族，这

①《鲁迅全集》第6卷，238~2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查拉斯图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尼采的代表作，重要的中译本有：《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高寒译，1949年7月上海文通书局出版，1987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查拉图司屈拉抄》，郭沫若译，1929年6月15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查拉斯图如是说》，萧赣译，译文初载于1921年《出版周刊》；《查拉斯图如是说》，雷白韦译，1940年5月上海中华书局版；《苏鲁支语录》，梵澄译，连载于《世界文库》，199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鲁迅曾译过《查拉斯图如是说》的序言部分。

③《易卜生文集》第五卷，252~2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周作人：《知堂文集》，24页，天马书店，1933年版。

鬼魂便越多,这民族也越难长进。若将上引尼采、易卜生的话和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第十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即在这一则日记)、第三则(写狂人研究历史,发现满纸是“吃人”两字)对照着看,“后起的《狂人日记》”对于本国历史遗弊的攻击,分明是对他山狮子吼的雄壮而悲凉的响应。这表明世界进入二十世纪,新觉醒也已开始。在这之前,对于“欧洲大陆文学”的“怠慢”,反映了酣睡着的古国居民的昏沉。因此,那怕尼采的渺茫、易卜生的颓唐——它是既异于“僵尸的乐观”,又不同于中国式的颓唐的那种“活人的颓唐”,对于在“不知是日是夜”的混沌里由昏睡渐入死灭的陈抟老祖^①的后代,不异为一种新声。而感觉最敏锐的青年中的一部分,便因这新声震撼了他们的心弦,而初次领略了“激动”的喜悦。以知识青年为发轫,在即将被“黑屋子”闷死的人群中,发出了要从死里求生的痛苦的呐喊。死沉沉的社会,有了新机的萌生。

—

在《狂人日记》中反复回响着异域的尼采对传统及生活于传统中的“人类”的“超人”式的诅咒,以及“救赎”“人类”的呼声。

尼采在其自传中,将人类称作“伦理怪物”。他宣称自己是“非伦理”的,警戒人们不要将他与任何别的人相混淆了,以此表达了他否定一切传统的超人立场。《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第五十七章中说,人类的“存在”,自来受制于“永久循环的因果律”。而在这循环之轮中周而复始地回转着的,尽是“渺小”：“最伟大的人和最渺小的人,都太相似”，“甚至于最伟大的人也太渺小”。因而现在的“人

^① 我国民间有“陈抟一觉睡千年”的传说。